

有这样一个小院

四幕话剧

李龙云



334.7

4

有这样一个小院

(四幕话剧)

李 龙 云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32开本 3印张60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105.270 定价0.20元

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小院。

说真的，我非常热爱小院里的人们。这不仅因为他们都是劳动人民，我熟悉他们的苦难、欢乐和命运，更因为他们朴实真挚的情感吸引着我。小院里的人，大都没有很深的文化。老一辈，小时候穷；年轻的，耽误了。十年来，院里人的心灵上铸下了累累的伤疤，而每一片疤痕都是一页生活的教科书！它使人们懂得了：谁在祸害老百姓；谁在为人民呕心沥血……总理逝世那阵儿，院里的老人们低声啜泣着，煮一碗水饺，捧到纪念碑下；年轻人谁也不再吵嘴，搁下饭碗，骑上车就奔广场了；而孩子们则默默地摘下头上鲜艳的蝴蝶结，换上一朵洁白的纸花……

北京城不知有多少座这样的小院。

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就是这千万座小院里的人们，含着热泪，涌向了天安门广场，演出了一幕惊天动地的伟大史诗。他们的吼声震撼着那帮民贼的魂魄，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纪念碑下的杜鹃……

在当时，人们不一定都知道，气壮山河的“四·五”运动，会为我们古老的民族升起一面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更不一定都知道，“四·五”运动会成为祖国“四化”的起跑

线，满目疮痍的祖国正是从这里扬起了风帆。

没有四月的鲜血，就没有十月的胜利。

在欢庆十月胜利的日子里，我站在王府井南口，那猛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的一张总理的遗像，使我心里感到无限的酸楚。总理那张削瘦的脸和举着总理像片的那位大婶潮湿的眼睛，赋予了我写此戏的最原始冲动。

敬爱的周总理！您的面前，应是一片浩瀚的花海，我这一册单薄的剧本，不过是一叶小小的花瓣。小院里的人们啊！我真想为你们谱写一曲威武雄壮的英雄歌，但我这支拙笨的笔，却只标出了一个音符……

作 者

1979年3月19日于北京

时间：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

地点：北京。南池子——天安门广场东侧。那条斜对着“历史博物馆”北门的南北大街内一所路东的小院里。

人 物 表

陈大婶 汽车公司的退职工人，现在街道“五·七”工厂上班，55岁。

陈玉秀 陈大婶之女，某部队文工团独唱演员，35岁。

陈大喜 陈大婶的长子，下乡青年，现在黑龙江某农场场直学校教书，29岁。

陈二喜 陈大婶的次子，北京某帽店的出库员，22岁。

吴煜姗 大喜的未婚妻，黑龙江某农场的小学教员，26岁。

杜长啸 文革前科学院某所的党委书记，现在被“挂着”，59岁。

杜承烈 杜长啸的长子，陈玉秀的丈夫，六四年“西安交大”毕业生，现在科学院某研究

所工作，36岁。

杜承光 杜长啸的次子，北京某大学的学生，28岁。

杜 鹃 杜承烈与陈玉秀的女儿，两家人的“眼珠子”，7岁。

于副处长 黑龙江农垦系统某单位劳资处副处长，34岁。

郑家兴 陈大婶的邻居，一个老话剧演员，文化革命初期神经失常了，47岁。

刘淑兰 郑家兴的妻子，40岁。

崔奶奶 大喜的父亲陈国良的师娘，76岁。

小 伟 十岁的男孩。

老 田 某派出所民警，45岁。

第 一 幕

时间：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上午十点左右。

总理离开我们还不到三个月，这三个月，比三十年都长。悲痛、担忧笼罩着祖国。而民贼们的刀光剑影更使人民内心如焚。十年来，心灵上铸有累累伤疤的人民再也压抑不住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已经酝酿成熟！就在这天中午，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第一只花圈，“四·五”运动揭开了序幕……

地点：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条大街。

这是一条不太宽的南北大街，故事就发生在这条街的一座小院内。平时，站在小院门口，可以望见从东单涌向广场的人流，可以听到北京站隐约叮咚的钟声。“四·五”事件发生时，则可以望见广场上空高悬在黄色气球下面的巨幅挽幛，可以听到广场上百万人民闷雷一样的啜泣声。

场景：这是一所东西狭长的小院——陈家小院。

院中仅有南房和西房，东面临街。

舞台上，正对观众的是陈家的两间西房。舞台

偏左(被侧幕条遮去大部分的)是杜家的两间南屋。南房与街门之间有个夹道，走进夹道就是郑家兴家的里院，平时站在陈家院内，可以听到郑家兴的咳嗽声。

小院临街是一堵不高的墙，两扇小小的街门，平时总是虚掩着的。

进了街门往左拐(陈家里屋的窗前)是一棵不高的小枣树，一根晾衣服用的细铁丝，一头钉在门框上，一头拴在枣树的树身上。铁丝上挂着一身洗好了的海蓝色运动衣，上衣胸前印有“北京青年队”的字样，裤子的屁股兜上，一个醒目的“5”号。这是二喜被排球队借用帮忙时领来的运动衣，今天就要还给人家了。靠小院的西北角，竖着一个高高的花圈架子。

院内散乱地放着几只小板凳和两把椅子。

西屋门前，放着一个自制的带四个小轱辘的轮椅，这是那种常见的，为瘫痪病人预备的交通工具。

幕启：二喜蹲在屋门口，眼睛盯着摊在地上的棋盘，正在对着棋谱研究一个残局。这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伙子。稍显胖乎乎的长圆脸上，一对很大的眼睛。棱角分明的嘴唇四周一圈淡淡的茸毛。平时，他很少说话，眸子中总是贮满冷淡、困惑。此刻，他眼盯着棋盘，顺手从门框边的窗台上拿过一个小号的旧饭盒，撮起一小撮烟丝，熟练地卷着。

陈大喜右手拿着一把剪刀，正站在街门口送客，正在对远去的伙伴们叮嘱着什么。大喜：“下礼拜就是清明节了，下午可早点来！”小海：“瞅你这不放心劲儿的！”大喜：“小海！挽带儿上的字都得用电光纸啊！”“哎！”车铃声远去。说完转身进院，出现在观众面前。他的身条、五官都和弟弟很相象，只是明显地比弟弟矮一点儿。

大喜（走到弟弟身边，兴奋地）二喜！昨儿我在煜姗她们家看见了一幅大油画。画儿的题目叫《万众心相随》。上面画的是总理的灵车走过长安街时，广场上百万群众哭送总理的情景。画面儿的整个气氛是那么悲壮、那么……（发现二喜平淡的神情，停住了）

大喜 二喜！

二喜 嗯？（稍稍抬起头）

大喜（掩饰着心中的不快，再找话题）二喜，这回把你分到帽店当出库员，妈顶高兴的吧？！

二喜 妈懂什么？！ 呸！

大喜 ……我听说，你们这批还有分到北京饭店当服务员的？！

二喜 北京饭店就好啊？！

大喜 ……其实，象小海他们那样，分到“五建”当个建筑工人也不错！

二喜 当工人有什么意思！

大喜 那，那你到底觉着什么有意思？！

二喜 （眼睛忧愁地望着远方，轻声地）现在，啧！现在也不打仗……

大喜 （终于抑制不住了）打仗能给你带来什么！（看到弟弟开始收拾棋盘，努力使口气和缓下来）二喜，你对什么事儿都这么不冷不热的，你才22岁啊！看着你这样儿，我心里可难受了……

二喜 （哥哥的话，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难受什么……

大喜 我在信里听说你分配工作了，以为你精神上一定有点变化。可你还是这样，什么事儿都不能使你激动，（有意刺激）你这么年轻，血却象鱼一样冷。（见二喜仍是不为所动）你对我的要求就是给你带点儿关东烟？！前儿，为了养花儿，你骑着平板三轮到黄土岗去拉黄土；昨儿晚上，连杜鹃都在扎纸花，你却跑到西四去看昙花。二喜！你看着咱们国家这样儿，看着有人反总理，你就……

二喜 （站起身）难道你以为我不爱总理吗？总理逝世那阵儿连小偷都不偷东西了。

大喜 （拿出一份文汇报给弟弟看）可你看看这些人是怎么对待总理的，你就不想管管吗？

二喜 管？不合理的事儿多了，你管得了吗？！老百姓都是瞎掰！（走到衣裳架跟前，用手捏捏，取下）我二喜到哪个球队不是主力？！一到比赛，都争着来借我，可谁都不敢要我。（困惑、失望又涌上心头）

七三年，人家舰队排球队看上我了，军装都穿上了，政审复查，又给我轰了回来……（大喜贪婪地听着弟弟的话）算了，算了，说这些都没用。（用下巴颏指指院中的花圈架子）你们这打算往哪儿送？

大喜 广场。

二喜 我看你还是多跟妈在家待（dāi）会儿吧。你两年才回一趟家，你下乡十年了，好几回半夜里妈把我哄起来，说是你回来了，有人敲门。我到外头一瞅，什么都没有……（边说边往屋里走）搞运动，搞政治，让他们搞得老百姓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是少往里掺合吧！（进门）

〔从街上传来了广播体操的音乐声，附近的“五·七”工厂开始做工间操了。大喜从屋门口抄起把扫帚，背对街门准备打扫地上的东西，街门开了。陈大婶走进了小院。她中等个儿，过早花白的头发标志着她生活道路的坎坷；她上身穿件带胸兜的白布围裙，胸兜上一行红字：“‘五·七’工厂”，手里端着一个带盖儿的白瓷缸子，走进院门。她望望院里竖着的花圈架子，又看看正在扫地的儿子，叹了口气。

大喜 （闻声转回身）妈！今天您怎么回来这么早！才十点。（放下扫帚，接过妈手中的缸子）

陈大婶 他们做工间操呢！（边解着身上的围裙，边看着儿子做的花圈，忽然叫了一声）喜子！（声音都在颤

抖)

大喜 (站住, 转回身) 妈! 您怎么了?! (递到母亲面前一个小凳子) 您累了吧?!

〔陈大婶没说话, 但眼眶中涌满了泪水, 强抑制着, 径直走进屋去。大喜看着母亲的背影, 思虑着。一会儿母亲双手拿着个小吃饭桌走了出来。小桌上放着老太太的“活筐箩”和一堆草绿色的童帽。

大喜 (见状, 匆匆接过小桌, 放在地上, 又在桌边放好个小凳) 妈! 您就歇会儿吧! 上班就够累的了, 休息这么会儿还做外活。您这么大岁数了。(看妈神色不对, 蹲在了妈的身边)

陈大婶 (坐在小凳上, 从筐箩里拿起花镜, 右手抚摸着儿子的头发, 突然冒出了一句) 喜子! 过两天你回兵团去得了。(说完, 自己也惊讶地停住了, 好象刚才的话不是自己讲的)

大喜 (一愣, 急切地) 妈! 您怎么撵我走啊? 出了什么事了啊?

陈大婶 我好几宿没睡好觉了。这两天, 我这眼皮老跳, 厂子里, 头半晌又开会来的, 说不许扎花圈, 不让戴黑箍, 还专门敲打了咱们家, 敲打了你姐姐那点事儿。(抬眼望望花圈) 你要再有个好歹, 我可怎么活呀……

大喜 (心情沉重地望着妈妈, 缓缓地站起来) 妈, 您甭担心……

陈大婶 （用袖口沾着眼角的泪水）六八年，头五月节，傍晚午头儿，我记得清清楚楚，你姐姐坐在这儿帮我缝帽子，那阵儿，她正怀着杜鹃，眨眼的功夫，就让人抓走了。到今天，快八年了……

〔从西屋里突然传来了杜鹃“咯咯”的笑声。她好象在跟谁争抢着什么，口里嚷嚷着：“给我！快给我！好爸爸，给我！”孩子笑得那样甜蜜。

陈大婶 （望望西屋）一见杜鹃我这心里就象垒上一块坯，你姐是五月初三被抓走的，腊月十四添的杜鹃。我跟你姐夫去接孩子的时候，你姐直嘱咐“别跟孩子说我还在这儿”。杜鹃今年七岁了，天天吵吵着要找她妈。小的时候大伙都“冤”她，说你妈出差了。孩子大了，你姐夫隔不几天就自个儿偷着写封信，再当着她的面撕开，说是她妈来的信，念给她听……

〔西屋门“哗”地开了，杜鹃象只美丽的花蝴蝶似的扑到了姥姥身边。她那米黄色的条绒衣，墨绿的条绒裤，配上头发上洋红色的蝴蝶结，更让人感到孩子的可爱。

杜 鹃 （手中举着一个信封）姥姥！大舅！妈妈又来信啦！还有照片呢！（站在大喜身边，把照片由信封中小心地抽出，捧在手上，送到大喜面前。大喜蹲下，接过照片，心里翻搅着滚热的浪头）

杜 鹃 （指着照片）大舅！你看！妈妈穿的是裙子，高跟鞋，还梳着小辫呢！（双手背在身后，“咯咯”

地笑着)妈妈信里说,这是她演出时候照的。妈妈还说,她给我织了一件毛衣,是红的,她让煜姗阿姨带给我,就快来了。

〔大喜把照片还给杜鹃,双手按在孩子的肩上,此刻,他恨不得猛地抱起孩子,一下子飞到姐姐身边!但是,姐姐在哪里啊!〕

杜 鹃 (又把照片捧到姥姥面前)姥姥!你看,妈妈多好看。

陈大婶 (不忍心去看杜鹃手中的照片)好,好看!乖!快去给你爸爸看看。

〔此时,杜承烈出现在西屋门口。他站在门口听着女儿的笑声,他的脸上也在笑,但泪水却在拚命往外涌。〕

杜 鹃 (跑了过去)爸爸!你再给我念一遍!再念一遍!
(她突然发现了什么)爸爸,你哭了!

〔陈大婶和大喜的目光几乎同时转到了杜承烈的脸上。〕

杜承烈 (有几分慌张)没有!爸爸很高兴……

〔唯恐再引起岳母伤心,抱起杜鹃走进了屋。大喜和母亲目光相对地望着,谁也说不出什么。〕

〔此时,从小院隔壁突然飘来了郑家兴背诵话剧台词的声音。郑家兴,这个老话剧演员,几十年来他演过多少戏啊!他扮演过《龙须沟》里的程疯子,《关汉卿》中的关汉卿、《北京人》里的曾文清,

《骆驼祥子》中小马的爷爷……他会演戏，有时也导戏。必要时，他还站在侧幕后边帮助喊效果。比如，《日出》第三幕结尾时，随着“小东西”的上吊自杀，郑家兴的“硬面”“倜傥”的沧凉叫卖声，曾经催落了无数观众同情的泪水。他简直是发狂地热爱着自己的事业。1966年的秋天，他神经失常了……他有着一副非常理想的话剧演员的嗓子，然而现在，他却只能在犯病时东一句，西一句的背台词，每当这种时候，郑家兴完全沉浸在剧情里，他的表情真挚、逼真；感情饱满而生动。比如这会儿，他捧着田汉的《关汉卿》里第一幕的导演提示，仿佛真的回到了当年自己的舞台上，真的在给演员们说戏。他的声音浑厚而悲壮，扣击着人们的心弦……〔郑家兴的声音：元世祖至正18年的大都。城外小酒店的街口，许多人堵列着，看行刑的行列。在呜呜的长号筒声中，马队旗伞簇拥着骑马的蒙古监斩官如飞而过。差役们高喊：“行人闪开！行人闪开！”〕

〔郑家兴的声音继续着：我关汉卿明白，这些邪恶的东西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好多好多个，结成一伙儿来吃人的，他们的鬼脸勾得完吗？〕

大喜 妈！郑大叔的病没去治治吗？

陈大婶 （边缝帽子）治，顶什么用？！就这样还三天两头有人来盘问……

大喜 这么好的话剧演员，生给逼疯了……

〔郑家兴上场。〕

郑家兴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在百姓们心里还是有公道的，还是看得清是非的……，可我关汉卿，我只能站在大家后头，忍气吞声，袖手旁观，我真看不起我自己呀！

〔郑妻刘淑兰匆匆跑上。她腰上扎个围裙，手上全是面粉。〕

郑妻 哎呀！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家兴！家兴！跟我回去吧！啊？！

郑家兴 十七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啊！

郑妻 老郑——

郑家兴 老舍我认识。现在不行了。老舍不懂三突出，被押进文庙跪在火堆前鞭背，跳太平湖死了。……

郑妻 老郑！我求求你，咱们回去吧！

郑家兴 （对着围到门口的行人）我们的戏好，总理常来看我们的戏！

（“刷”地从怀中掏出一张四寸的大照片，指点着照片上总理与自己的合影）这是我，这是总理。总理逝世了。（仰望长空，声泪俱下）总理的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土地上……（泣不成声）

郑妻 （哀告着）老郑——（转对众人）同志们！小朋友们！你们散散吧……他有神经病……

郑家兴 （仍旧沉浸在过去的情感里）总理对我说，“郑家

兴同志，希望你多为人民演好戏！”

郑 妻 （哀告着）老郑——（百般无奈，拿出了“杀手铜”，口气一转，严厉地）郑家兴！你的材料写完了吗？！

郑家兴 （象有一根无形的鞭子，狠狠地抽在了郑家兴的身上，他低下了头，双手垂了下来，两腿象是灌满了铅，缓缓地转过身，向自己的家门口走去）我写材料，我写材料。

郑 妻 （对陈大婶）陈婶，你说这可怎么了（liǎo）。

陈大婶 他郑婶，你可不能老拿这句话来吓他。

郑 妻 （泪雨滂沱，强忍住失声的痛哭，下）

大 喜 （激动地）妈！您看见了吧？！象咱们这样的不是一家两家，姐姐就因为给江青写了封信，说文攻武卫这个提法不合适，就被抓了起来。郑大叔、杜鹃的爷爷、煜姗的父母，他们都是好人，可好人处境这么惨。我心里老憋着一股火，是谁，是谁把中国搞成了这样儿？总理逝世以后出现了那么多的怪事。现在我明白了……

〔大喜心情沉重地望着妈妈想站起来，但起得太猛，身不由己地摇动着，手扶着腰，陈婶忙过去扶他。

陈大婶 你瞅，瞅你这身子骨。

大 喜 妈，不要紧的。

陈大婶 从那年珍宝岛打仗你去抬担架受了伤，你崔奶奶老嘟嘟我，说你不麻利打主意，把孩子耽误了，我可